



第一章

初入仕途显身手 智破悬案传美名

—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的一个初夏，一条草木掩映的苍茫古道上，行驶着一辆孤独的马车。飒飒山风吹拂着古道两旁的花草树木，也吹拂着风尘仆仆的马车，掀动着墨蓝色的车帘。天空广袤而有些苍凉，一声偶尔的鸟鸣，撕不破天地间的宁静，反而愈加衬托出一种深邃幽渺的孤寂。

马车上坐着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男子，崭新的官服官帽，相貌儒雅，风度翩翩，一双眼睛异样的清澈明亮，也异样的睿智深沉。他姓周，名敦实，字茂叔，湖南道州楼田堡人士。九年前，因父亲周辅成去世，他跟随母亲郑氏千里投亲，来到了在汴京为官的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府上。自他来到府上后，郑向耳提面命，督促他读书学习，研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同时也教导他为人处世之道。郑向满以为能培养出一个满腹经纶的弟子，蟾宫折桂，光宗耀祖，不想，周敦实无意于科考和功名，只对大自然的一切情有独钟。郑向是个善解人意之人，不仅对这个秉性和兴趣爱好奇异的外甥报之以理解和尊重，还在周敦实二十岁那年，将朝廷依据官衔、按照惯例恩赐给自己的封荫子侄的机会给了他，周敦实就此当上了朝

廷将作监的主簿。就在同一年，他娶朝廷兵部职方郎中陆参之女陆滢为妻。可是未等赴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舅父、母亲相继去世，周敦实按照母亲的遗嘱，将她葬于舅父的墓旁，让她与舅父为邻为伴。之后，他便在润州鹤林寺为母守丧。如今三年守孝期满，他带着仆从周通，正行驶在到分宁县赴任的古道上。

十六七岁的周通，不仅是周敦实的家乡人，还是同宗同族的本家，浑身洋溢着农家孩子的淳朴憨厚和开朗活泼。一路上，唱唱笑笑的，将寂静的山野、孤独的古道逗弄得热热闹闹的。此刻，他正坐在车前一边娴熟地赶着马车，一边开心地唱着家乡歌谣：

道州徕崽爱唱歌，道州山歌用船拖。

前头到了永州府，后头还在濂溪河。

周敦实撩开车帘，笑着打趣道：“嘿！周通，你这一路上又唱又笑的，就像捡到了金元宝，也不嫌累啊！”

周通憨笑着，脱口而出：“我比捡到金元宝还开心呢！老爷即将上任当官了！我们楼田堡日后肯定要出大官啦！我也能跟着威风享福光宗耀祖了，岂能不开心呀！”

周敦实的神情严肃起来，语气也变得严厉：“你这孩子，年纪轻轻却满脑子的糊涂思想，我告知过你，我只是去当一名小小的主簿，一份为国为民办事的差事而已，可不是什么官，更别说去威风享福光宗耀祖了。”

“明白了，老爷！”周通的脸一下子红了，吐了吐舌头，接着又开心地唱起歌来：

道州徕崽爱唱歌，道州山歌实在多。

山歌好比黄泥土，垒了一坡又一坡。

周敦实笑着摇摇头，干脆将车帘卷起来，放眼看着两旁的景色。

马蹄声声，清脆而孤独。又有鸟儿鸣叫着飞过，之后，是更加悠远深邃的孤寂和宁静。

周通回头望一眼周敦实，见他正蹙眉沉思，好奇地问：“老爷，很快便要到分宁县了，您在想什么呢？”

周敦实一愣，随即神情庄重道：“我在想，这一生一世，不管官职大小，地位尊卑，我一定要做一个清官好官，上无愧于天地良心和朝廷，下对得起黎民百姓，也让自己一辈子都问心无愧。”

周通像突然懂了似的，神情神圣而庄严，道：“老爷，您会的！”

马车继续前行，驶进一片竹林，林海茫茫，郁郁苍苍。前方有一座竹子编就的竹楼，上面写着“林中饭庄”。天已过午，加之早上只吃了两个冷馒头，周通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他渴望进饭庄去痛痛快快地吃餐热菜热饭，便问：“老爷，天已过午，是否吃了饭再继续赶路？”

周敦实答应了。周通刚想将马车驶向饭庄，周敦实却命他将马车驶向前方，停在了一口山泉井旁，他自己拿着布袋下了车。

周通嘬起嘴巴，孩子似的嚷嚷起来：“哎哟，老爷，该不会又吃馒头吧？这一路上都吃了多少天冷馒头了，难道您还没吃厌啊！”

周敦实并不理他，来到泉边，捧几口泉水喝下，然后，寻一块石头坐下，拿出馒头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周通仍然嘬着嘴巴，走过去，喝几口山泉水，拿起馒头，也吃起来。周敦实看看周通，笑了。周通看看周敦实，也笑了。这一主一仆的笑容，将这广袤苍茫的时空，将这寂寞幽深的山野，点缀得异样明亮而温馨。

二

夏日的早晨很安静，庄严的分宁县衙更显得肃静庄严。突然，一阵急促的击鼓声和“冤枉啊”的呼喊声，惊破了衙门内外的宁静。一个衣衫褴褛但面目清秀慈善的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在拼命

击鼓。

几个衙役慢腾腾地走出来，看见妇人，不耐烦地嚷：“又是你！”

中年妇人不看衙役，只是使劲地呼喊：“冤枉啊！冤枉啊！”

衙役们连忙抢的抢鼓槌，推的推妇人。

一衙役没好气地吼道：“喊什么喊！你都喊了三年了，烦不烦啊？你以为天天来喊冤，便能将王大牛的杀人罪喊掉吗？”

中年妇人央求道：“官爷，求求你们，我家官人王大牛他真的没有杀人啊，他不会杀人的！”

衙役们不理妇人，将鼓槌放好，往里走。中年妇人又拿起鼓槌拼命击鼓，衙役们恼怒了，跑过来，拖的拖，拉的拉，将妇人扔出很远。妇人的头碰在一块石头上，顿时血流满面。小女孩哭喊着奔向中年妇人：“娘！娘！”

周敦实风尘仆仆的马车此刻正驶到县衙门口，小女孩凄厉的哭喊声让车里的他惊颤了一下，他掀起车帘向外观看，没等看清，马车已驶入大门。

衙门内，陈县令正在翻阅案卷，几个官吏站立一旁。陈县令五十来岁的年纪，一副严肃庄重、不苟言笑的样子。接到衙役关于新任主簿周敦实求见的禀报，他立即挥挥手，说：“请！”

周敦实跟随衙役走了进来，向陈县令恭敬行礼道：“卑职周敦实奉吏部之命，前来担任主簿，望大人悉心指教！”

陈县令还礼：“周主簿不必客气！”

门外传来击鼓声和喊冤声，周敦实偏头望去。

陈县令解释道：“周主簿不用理会，是一刁妇在闹事。”

击鼓声喊冤声再一次响起，周敦实又偏头张望。

陈县令皱了皱眉，淡淡道：“主簿长途跋涉，一路辛苦，先休息几日，安排好，再躬身政务吧！”

周敦实突然转身便往外跑，陈县令脸色阴沉起来。

“大人……”一衙役不满地望着周敦实离去的身影，欲言又止。陈县

令摆摆手，制止了衙役。

大门外，小女孩正在拼命地击鼓，中年妇人倚着墙壁坐着，疲惫无力的样子，她的头上脸上还有着一道道的血迹。看到周敦实走出来，中年妇人努力地撑起身子，心生希望地呼喊：“冤枉啊！小民冤枉啊！”

周敦实的心情不自禁地颤抖了一下，他忙上前扶起中年妇人，温和地道：“大嫂，我是新来的主簿周敦实，你们有何冤屈，请告知于我！”

中年妇人和女儿一起跪下连连磕头，嘴里不停地道：“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一衙役跑过来说：“周主簿，陈县令有请！”

周敦实犹豫了一下，随衙役而去，进门便抱拳向埋头翻弄着案卷的陈县令恭敬施礼：“对不起，陈县令，卑职失礼了！”

陈县令头也不抬，命令身边的衙役：“将王大牛的案卷拿给周主簿。”

衙役答应着，将案卷递给周敦实。

陈县令冷冷道：“这个案件已悬疑三年，既然周主簿一来便对它感兴趣，那就交由你去处理吧！”

周敦实有些茫然无措：“这……”

陈县令朝衙役挥挥手，道：“周主簿新官上任，年轻有为，还有一些陈年积案，也一并拿给他，让他好好看看，慢慢处理。”

衙役们将一叠叠案卷都放在了周敦实手上，高高的一摞案卷几乎将他淹没。周通忙跑过来，替周敦实将案卷抱着。

两个人来到了居所，这是县衙院内两间陈旧得有些破烂的房子，到处蛛网密布，遍地灰尘堆积。一张简易的木头案桌，边沿参差不齐，桌脚也有些腐朽了。周通边挥着扫把清扫着墙上的蜘蛛网和尘土边咕咕道：“老爷，陈县令肯定是记仇，嫌您对他不恭，所以才将两间如此简陋破旧的房子安排给我们，还故意将一大堆案卷推给您。”

周敦实连忙制止道：“周通，勿要背后议论上司不是！我一来陈大人便将陈年积案交与我，是相信于我，应该感谢他才是。至于房子，管它新旧，有个栖身之所便行了。”

周通做个鬼脸，吐了吐舌头继续忙他的。

周敦实在案桌前坐下来，拿起王大牛的案卷仔细阅看起来，他的眼前又闪过县衙门口那对母女喊冤的情景，情不自禁地叹息一声。

周通停下手里的活，有些犹豫地唤道：“老爷……”

周敦实抬起头询问地望着周通。

周通脸色有些黯然道：“老爷看到那对喊冤的母女，是否又想起我娘和我姐了？”

周敦实点点头。

周通努力掩饰着自己的难受，轻声道：“老爷，都过去那么多年的事了，您就忘了它吧！”

周敦实叹道：“有些往事是想忘也忘不了的啊……”

周敦实伤感不已。是的，刚才那对母女凄惨的模样，让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十多年前那撕心裂肺的往事里。那年年成大旱，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灾荒让楼田堡的乡亲们食不果腹，度日如年，最苦的是周通一家，他父亲病重，母亲无奈之下，去向邻村一奸诈恶毒的财主借钱，财主却趁机设计诱骗他娘按下手印，借下利滚利的高利贷，为的是威逼周通十四岁的姐姐给五十岁的他当小妾。周通的姐姐不堪受辱，投河自尽，他娘也追随姐姐而去……周通家与周敦实家是同宗共祖的本家，周通的姐姐是周敦实儿时最好的玩伴。十四岁的周敦实悲痛欲绝，发誓要为周通的娘和姐姐申冤告状，他跑进县衙击鼓鸣冤，却遇到一对贪婪无耻的昏官县令主仆，他们不仅收受贿赂，不为民做主，还糊弄欺负周敦实。那一次的经历让幼小的他一下子成熟起来，他痛恨世间的不公平，痛恨大堂上挂着“清正廉明”牌匾却不为民做主的贪官。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心里萌动着一个神圣的理想，长大了去当一个清官好官，无论职位大小，一生以清正廉明、洗冤泽物为己任。

周敦实挣脱出往事的回忆，字字铿锵道：“如今我真的步入仕途，有了审理案件，为民做主的机会，我一定不会让我审理过的案件有冤假错案，我一定要为百姓伸张正义，铲奸除恶，做一个清官好官！”

周通庄重地望着周敦实，一字一顿道：“老爷，我帮您！”

次日开始，周敦实带着周通来到了案件当事人的家乡王村走访调查。他向知情人了解情况，与死者家属交谈，向王大牛的妻子仔细询问案发前后的情景。他们一次次来到案发现场，仔仔细细地搜索查看，几乎将园子里的每一棵草木，每一块石头，都摸过看过了，却始终找不到蛛丝马迹。不仅如此，随着对案情的深入调查了解，周敦实还愈加迷惑。一个人杀人总会有他的理由和动机，这王大牛家和王小二家久为邻居，世代交好，平日里两人称兄道弟，连两家家人也不曾有任何嫌隙，他岂会无缘无故地投毒害死王小二？再说即便有仇，世上也不会有如此愚蠢的凶手，将仇人害死在只有自己和对方的现场，岂不是向世人昭告自己就是凶手么？如不是他，现场又没有第三个人，凶手又会是谁呢？三年了，难道凶手早已销声匿迹？可周敦实不相信，他认为世上万事万物皆有自己的规律和痕迹，总有一些是消失不了、有迹可循的。

这一日，周敦实与周通又一次来到了被告王大牛家的凉亭里，面对那面石桌出神。三年前的五月初二，死者与被告正是在这面石桌上共进午餐出事的。凉亭很古老了，它矗立在草木丛生的低洼处，潮湿而阴暗。凉亭的顶部都是木板构建的，有些腐朽了。突然，凉亭的顶部不经意间掉下几块木渣，正巧落进了周敦实放在石桌上的茶碗里。他灵机一动，忙命周通去借来一架长木梯。他登上木梯，来到凉亭顶部，用一根棍子戳击那有些腐朽的木头，一条黑红色的蜈蚣伸出头来，蠕动几下，陡然消失。由这条蜈蚣，周敦实想到了蛇。世上万物相生相克，都有着克制自己的天敌，蛇和蜈蚣是否会是一对天敌呢？如果是的话，那么那日摆在石桌上的蛇肉散发出的气味让蜈蚣闻到了，它便伸出头来吐毒，恰巧吐在死者的酒碗里……这个设想鼓舞了周敦实，他急忙吩咐周通和他在园子里一起找蛇，他们很快找到一条蛇打死了，按案卷里的记载煮熟摆好，再摆上了酒碗和花生米，果然那条黑红色的蜈蚣一闻到蛇肉的气味就伸出头来吐出了毒液……

周敦实满心欢喜地回到县衙向陈县令禀报，陈县令看到他走进来，目

光漠然，不冷不热道：“周主簿，时隔一月有余，想必你的案子进展不小吧！是否可以审讯定案了呢？”

周敦实恭敬回答：“回禀大人，已经查到了线索，卑职正是回来请示明日在现场升堂审案的，因为此案需要还原现场。”

“什么？还原现场？”陈县令霍地站起来，又连忙坐下，努力摆出一副宽容大度样，道：“年轻人初入仕途，求胜心切，老夫深表理解。但切不可过于轻狂……”

周敦实想解释一番：“大人，我们……”

陈县令挥挥手，容忍道：“好吧！那就随你吧！”

次日一早，王大牛家后院的园子里聚满了乡民。

凉亭边设了一简易案桌，周敦实正襟危坐，陈县令侧坐一旁。衙役们手持棍棒，站立两旁。

周敦实拿起惊堂木，命令带原告、被告上堂。原告、被告被衙役带了上来，他们争先恐后地喊冤。

被告声泪俱下地呼喊：“大人，小民冤枉啊！小民不曾杀人，却身陷囹圄三年有余，求大人明察秋毫，还我清白！”

原告也呼喊：“大人，小民哥哥死得好惨，请大人为小民申冤做主啊！”

周敦实拍拍惊堂木，顿时鸦雀无声。

周敦实对原告说：“原告，三年前的五月初二，你哥哥与被告在何处共进午餐，如何死亡？请你将案情如实陈述一遍。”

于是，原告便开始陈述案情。他说，那日邻居王大牛在自家园子里劳作，打死了一条蛇，剥皮洗净，在园子里煮好，摆到凉亭的石桌上，然后叫我哥哥过来一起喝酒吃蛇肉。由于他们素来关系颇好，我哥哥便欣然应允。不想，王大牛却将其当场毒死。

周敦实问：“原告，你为什么认定王小二就是被告毒死的呢？”

原告回答：“现场除了我哥哥和他，再无其他人；还有，一样吃的酒菜，我哥哥死了他却活着，仵作当时验尸，证明我哥哥是被剧毒毒死的。

因此，我认为正是王大牛投毒害死了我哥哥王小二。”

周敦实问：“被告，原告所说是否属实？”

被告回答：“属实。”

周敦实命令：“传仵作。”

一老一少两个仵作走了上来，他们正是当年检验此案的仵作，也是县衙颇有经验的仵作。

周敦实道：“请说说现场情形。”

年老的仵作首先说：“当时接到报案，我们很快赶到现场，看见死者七窍流血倒在石桌旁。死者喝剩的酒水有毒，另一只碗里的酒、壶里的酒和桌上的菜均无毒。”

周敦实问：“当时检验出是何种毒物了吗？”

年老的仵作答：“只知毒性强烈，不知是何种毒物。”

年轻的仵作作了证明。

周敦实转头问原告：“原告，仵作所言是否属实？”

原告答：“属实。”

周敦实又问被告：“被告，仵作所言是否属实？”

被告答：“属实。”

周敦实道：“好了，我们来还原三年前的情景。”

周敦实命人将酒碗按当事人叙说的情形摆好，又命令周通将一碗热气腾腾的蛇肉和一碗香喷喷的油炸花生米端上来，再命仵作按当年的位置摆放好。一切安排妥当，周敦实叫大家抬头观看亭子上方的屋檐。

大家不明所以，却听话地一起抬头望着蛇肉上方的凉亭屋檐。突然，人们惊呼起来，一条很大的黑红色蜈蚣，缓缓地从腐朽的凉亭屋檐缝隙处探出头来，吐出一串拉着丝的毒液，毒液滴进了酒碗。

周敦实叫仵作将毒酒喂给一只小白兔，小白兔挣扎了一会儿，当场死了。周敦实命仵作检验小白兔的尸体，两个仵作当场做了检验，证实与当年毒死王小二的毒物一模一样。

最后，周敦实说：“本案审理结果便是这样，毒死王小二的凶手不是

王大牛，是这只大蜈蚣。本官判决被告无罪！”

被告趴在地上连连磕头：“谢青天周大人！谢青天大老爷！”

周敦实问：“原告，你可服判？”

原告连连点头：“服判，但想请周大人说说您如何知晓蜈蚣会吐毒？”

乡民们也跟着附和，齐声要求。

于是，周敦实便简单地说了破获此案的经过。说了他如何运用阴阳五行以及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找出了蛇的天敌蜈蚣。

人们恍然大悟，也赞赏不已。陈县令更是连连伸着大拇指，由衷地说：“周主簿真是断案如神，老吏不如也！”

三

静悄悄的夜，摇曳的烛光，照耀着周敦实居所那张破烂的案桌，也照耀着正在灯下埋头翻阅案卷的周敦实。

周通揉着眼睛走进来，给周敦实的杯子添了一杯茶水，打着哈欠说：“老爷，我都睡了一大觉了，您为何还不睡啊？那么多的案卷又不是一天两天能看完的。”

周敦实头也不抬道：“看一个少一个，已经耽误了太多时日，不能再耽误了。”

周通又打了一个哈欠，无奈道：“那您看吧，我得睡觉啦！”

突然，响起激烈的敲门声。周通嘟哝：“都这么晚了，谁来敲门呢？”

周敦实命令道：“开门看看！”

周通将门打开，一村民模样的人走进来，怯怯地问：“周主簿在吗？”

周通不耐烦道：“夜深了，主簿该歇息了，有事明日来吧！”

村民焦急地摇头：“不不，明日就来不及了！小民张有田连夜赶来……”

周通没好气地打断村民的话：“人人都像你一样半夜三更闯到家里来，主簿还能休息吗？有何公务请明日到衙门说吧！”

村民嗫嚅着：“这，这……”

周敦实朝周通摆摆手，对村民道：“何事明日来不及了？你说！”

张有田突然向周敦实跪下磕头：“周主簿，您在王村断案如神，公正廉明，小民都看见了。您是个青天大老爷，快去救救张村和李村的村民们吧！”

张有田将一纸陈情书呈给了周敦实，然后恭敬而退。

周敦实认真翻看着陈情书，眉头紧皱了起来，冲正要去睡觉的周通叫道：“周通，你快来看！”

周通有气无力地微眯着眼睛说：“看什么啊？老爷，明日天又不是不亮！”

周敦实严肃道：“你看这张村和李村的争水案，每年都在大旱时节发生，如今又进入旱季，我们得赶紧去解决！”

周通强打精神走过来，拿起陈情书随便翻了翻，嘟哝道：“不就是两个村子争水、打打架吗？哪个地方不是如此，我们老家还不是一样！”

周敦实生气地拍桌呵斥：“周通，你年纪轻轻，岂能如此冷漠！你仔细看看，这张村和李村年年争水械斗，年年死人，我们再不处理，便又会有活生生的人命从世间消失。”

周通被周敦实一顿骂，脑袋清醒了，内疚地说：“老爷，对不起！我……只是觉得农村打架吵架习以为常，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如果都要管，怕老爷您管不过来。”

周敦实放低了声音，语重心长道：“小事不小啊！即便是鸡毛蒜皮之事，老百姓找到我们，我们也要管的。人们将地方官称为父母官，所谓父母官便是家中的父母，家庭的冷暖疾苦都要记挂于心。”

周通不住地点头：“老爷所言极是！”

周敦实温和道：“去休息吧！明日一早，我们去张村和李村。”

第二天一大早，周敦实带着周通来到了张村。昨晚送陈情书的张有田，正在离村口不远的一处树丛边望眼欲穿地等着他们。可他却不敢公开为周敦实他们带路，只是给他们提供了几个他认为该去的地方和该找的

人，然后就走了，说是怕一个叫张祖德的人报复。

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闪着粼粼清波蜿蜒而来，蜿蜒而去，张李二村同在河的一边。半月形的村庄中间有一条古老的石板路，一边是张村，一边是李村。两个村庄的田地，都靠一架高大的水车引河水灌溉。

周敦实来到了水车旁，水车上贴着一张字迹还算清楚的封条，其他陈旧的封条有很多张，都看不清字迹了。看那些长满青苔的水车叶子，便知道很久未使用了。其实，那些青苔斑斑的水车叶子也是腐朽不堪的，稍一动，可能便会化为粉末。这哪是水车呢？只是一具庞大的车架，沉寂地耸立在河畔。

周敦实问一个正在水车边挑水浇田的村民：“老乡，这水车为何贴着封条？”

“因为两村村民长期争水车打架，年年死伤，官府便封闭了水车，谁动用水车便抓捕谁。”村民回答道。

周敦实沉默了。他带着周通默默地走在田野里，炽烈的阳光烤照着大地，由于干旱，田地龟裂、庄稼枯萎。很多乡民在挑水浇灌庄稼，他们光着脊背，皮肤黝黑焦裂。几个老者弓着背、喘着气，吃力地一步一挪。一个年老的农妇正跪在自己的田里，望着干枯的庄稼撕心裂肺地哭泣。

周敦实心情沉重地望着这一切，此情此景，又让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当年家乡的大旱，那些饱受灾荒折磨的乡亲们绝望的目光，曾经深深刺痛了年少的他稚嫩的心灵，如今又冲破时空，飞扑而来……周敦实抹一把不知不觉流下的泪水，暗下决心一定要制止械斗，解封水车。

周敦实连夜回到县衙，向陈县令陈述了张李二村的情况，然后请求道：“陈大人，如今天气大旱，庄稼急需灌溉，请求解开张李二村水车的封条，允许村民……”

陈县令不耐烦地打断了周敦实的话，说县衙之所以将张李二村的水车封闭，皆因两村年年争水车械斗死伤无数，只有封闭水车，才能免去祸源。

周敦实说封闭水车不仅不能解决事情的根本，反而加重了干旱，导致

许多庄稼颗粒无收。封闭水车也根本不能彻底根除矛盾，只有教化好民众，要他们相互谦让友爱，方为解决矛盾之根本。

陈县令挥挥手，示意周敦实不要谈此事了，既是县衙已经作出的决定，就不能更改。

周敦实还想据理力争，突闻堂外一阵闹闹嚷嚷之声，接着，一差役惊慌地进来向陈县令禀报：“启禀大人，张李二村又争水械斗，情况危急，剑拔弩张！”

陈县令吃惊地怔在那儿，每到旱季他都提心吊胆，就是怕这张李二村又相争械斗，可是，他越害怕的事情越是发生。

周敦实挺身而出，要求道：“大人，让卑职去吧！”

陈县令无奈地挥挥手，叹气道：“好吧！不过你要注意安全。”

周敦实招呼上周通，急急忙忙走了。

在那架废弃的水车前，正聚集着一群愤怒的民众。他们是张李二村的村民，分成两派营垒，相互指责辱骂着。一触即发的弓弩，钉了铁钉的木棒，削得锋利的木剑被他们高举着，一张张因愤怒而变得狰狞的脸支棱着，孩子和女人们睁着恐惧惊慌的眼睛，不知所措地望来望去。

就在这时，周敦实飞奔而来，大喝一声：“住手！”

那些愤怒的民众都转了过来，瞪着周敦实，转而议论纷纷。李村的说他是张村请来的帮凶，张村的说他是李村雇来的奸细。继而，两村的村民都举着武器嚷嚷着要打死他。

周敦实临危不惧，分开失去理智的人们，一步一步走向两村民众对峙的中间。周通瞪圆眼珠，紧紧跟在周敦实身边。村民们似乎被周敦实威严的目光和凛然正气所震慑，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但手中的弓弩棍棒却没有解除戒备。

“乡亲们，几年来，张李二姓屡次械斗，由和睦变得仇视，由亲善变得怨怼。你打我杀，夺去了一条条无辜的生命，伤残了无数健壮的身体。使得白发苍苍的父母痛失儿子，孱弱的女人和孩子永远没有了夫君和父亲……你们再也不能械斗！你们抬头看看，对面岭上，那些坟堆还没有长

齐青草，那些血流满面的亲人们正在悲痛欲绝地哭泣，正在幽怨哀伤地看着你们……”周敦实慷慨激昂的话语冲撞着人们的心，人群中响起了嚤嚤的哭声。

周敦实语重心长，真情淳淳继续道：“用弓弩棍棒又能解决什么呢？水车反而被封住不再转动，河水依然流不进干旱的田地。你们仔细想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有多少生命够打杀的呀？”

几个失去亲人的老人、妇女、孩子，放声哭喊了起来。

周敦实用手环指一圈，痛心疾首道：“说不定立即又要有几条生龙活虎的生命，倒在这场械斗中。血，白白流在干涸的土地里，浇灌不了一兜禾苗；躯体埋在贫瘠的黄土堆里，肥不了一棵树木，你们的亲人们却要从此忍受家破人亡、阴阳永隔的无尽悲痛……”

气氛开始松动，愈来愈多的老人、孩子和妇女放声痛哭，有的催促着自己的亲人回家。

周敦实温和地劝道：“乡亲们，回去吧！推选几个代表，向官府禀明实情，请求解封水车。然后订好村规民约，相互谦让，相互友爱，相互宽容和理解，河水会流进田地，你们会过上舒心美好的日子的。”

人群沉默了，但这沉默是如此的短暂。张村人堆里跳出一个叫张祖德的壮年男子，满脸的横肉，浑身的凶蛮气，他正是张李二村一次次械斗的始作俑者。他吼叫道：“屁话！别相信他！他是李村买通的，故意来瓦解我们张村的士气！”

张村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这才恍然大悟，纷纷附和起来，说这是李村人使的计策，让我们放松警惕、心无防备，他们好狠狠收拾我们。张村人可不能上李村人的当！于是，张村人又一个个握紧了弓弩和棍棒。

李村人纷纷反驳，说贼喊捉贼！这个人才是你们张村派来的奸细，想让我们放松警惕！我们李村人才千万莫上当受骗啊！

周敦实大喊：“乡亲们，你们听我说！”

张李二村的村民都愤怒地大喊着“帮凶”“奸细”“打死他”逼向周

敦实，周通忙站到周敦实面前，用自己的胸膛护住他。失去理智的村民们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情况万分危急。

张有田忙站出来，挥舞着双手喊道：“不许伤害他！他是官府的周大人！”

一句话点醒了周通，他忙大声喊道：“是啊，是啊！谁敢伤害我家老爷，官府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张祖德叫嚣道：“官府的人又怎么啦？就算他是官府的人，也照打不误！官府早让李村人买通了，他们的心是向着李村的！”

张村人又纷纷附和起来，说，是啊，是啊！李村人打死打伤我们那么多人，官府还抓了我们张村的张大勇和张祖芳！

张村人群情激奋，弓弩棍棒挥舞着。

李村人看到张村人的架势，也不甘示弱，举起弓弩棍棒怒喊着说，张村人才将官府买通了！张村打死李村的人更多，官府抓李村的人却比张村的多！官府是护着张村的！

两村人都举着武器，面红耳赤，愤怒已极，械斗一触即发。

周敦实不顾一切地张开双手挥舞着大喊：“乡亲们，乡亲们，你们千万不要冲动！请听我说！”

鼎沸的人声淹没了周敦实的声音，周通和张有田忙拖起他就跑。

周通附在周敦实耳边大声说：“老爷，您快走吧！刀枪无眼，您犯不着拿自己的命去冒险啊！”

张有田也大声喊：“是啊，周大人，这些人都疯了，您就走吧！您已经尽力了……”

周敦实甩开周通和张有田的手，又不顾一切地挤到了两村对垒的中间，任凭人群逼近，他岿然不动地站着。张有田见状，不顾一切地用身体挡在周敦实身边，挥舞着双手大声喊：“不能伤害周大人！乡亲们，周大人是个清官好官呀！”

突然，张有田抢过一张姓人手里的棍棒，使劲向自己头上拍打了几下。血流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脸。人们惊异地看着，停止了喧哗。张有田

抹了一把鲜血，举着血淋淋的手挥舞着说：“父老乡亲们，你们千万不要冲动！我们两个村子不能再打架了，自从我哥哥三年前在械斗中死了，我嫂子跟着跳了河，我母亲哭瞎了双眼，我父亲悲痛交加瘫痪在床，我那五岁的小侄儿原本那么天真活泼、人见人爱，由于父母的逝去，家人疏于照管，整日里变得痴痴呆呆，掉进河里淹死了……我们一家尝够了家破人亡的滋味……”

人群中噓噓的哭泣声立即响成一片，有个心软的女人还拿出帕子为张有田擦拭血水，包扎伤口。

张有田继续说道：“乡亲们，周大人是一位好官，在王村审理王大牛案件的便是他！我们要相信他，他一定会公正处理的，也一定会为我们解除水车封条，让干旱的田地又有河水灌溉……”

人们的神情先是疑惑，继而松弛了。老人拉上自己的儿子，妇女和孩子推拉自己的夫君和父亲，纷纷散去。张祖德也灰溜溜地走了。

张李二村又恢复了暂时的宁静。趁着这个机会，周敦实带着周通先来到了李村。他找到几个正在乘凉聊天的老人，向他们问起两村械斗的原因。他这才知道，张李二村的争斗，其实从始至终，都是张村一个叫张祖德的在捣鬼。张祖德仗着家里弟兄多、势力大，就想霸占两村共用的水车以谋利。那水车本来好好的，张祖德叫人偷偷将车弄坏，然后出资假意叫来木匠修理，说是自己出了好多钱，要求水车归他管理，谁家要车水灌溉田地，必须交钱给他。张祖德说动了不明真相的张姓人，一起替他出头闹事，说是不交钱就不给李姓人车水用水，而那些听他话、为他出头闹事的张姓人可以免费车水用水。他们哀叹那些不明真相的张姓人，怎么就不明白呢？那水车原本就是免费使用的，他们反而被张祖德牵着鼻子走，变成了张祖德对他们的施舍。

了解完李村的情况，周敦实带着周通来到了张村。他们挨家挨户地走访，再将村中老者集中起来，听他们唠叨。在老人们的描述中，周敦实知道了张李二村的祖先原本是表兄弟，自古以来都和睦友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掐算下来，其实两村人有大半，不是儿女亲家，便是姑表舅亲，

打断骨头连着筋。

一老者捻着胡须道：“打来打去都是一家人，哪有什么深仇大恨，主要是那张祖德家势力强大，谁家不去，便不允许使用水车灌溉农田，都是为了生存啊！”

周敦实痛心地说：“其实这水车原本就是大家的啊！你们世代耕田灌溉，使用水车，为何仅凭几句话便成了他张祖德家的呢！你们都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老，难道心甘情愿从此都被张祖德吆来喝去的？你们舍得自己的儿子、孙子甚至子孙后代，从此都听命于张祖德一家，年年去打打杀杀？”

老者们纷纷附和，说这架早就不想打了，打来打去，死伤无数，害得大家整天都提心吊胆的。今年打死李村人，明年他们会来报复，又会打死我们张村人。后年张村人又会去报复……

周敦实道：“是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只有两村睦邻友好、互助互爱，日子才会安宁和谐啊！”

老者们异口同声地赞同。

周敦实忙抱拳施礼道：“那晚辈就拜托各位前辈了，恳请你们带领大伙团结一致，不参与械斗，我定会为你们解除水车禁令，并为你们修复水车，让张李二村重新过上安宁的日子！”

老者们抱拳回礼道：“一切听凭大人安排！”

在周敦实的调停下，张李二村总算握手言和了。回到县衙，他向陈县令陈述了张李二村的情况，请求解除水车封令，但陈县令却手捻胡须久久不语。

周敦实着急道：“大人，不能再犹豫了！那些干旱的土地和庄稼等着河水灌溉哪……”

陈县令感情复杂地点点头表示同意解封。

张李二村的矛盾终于被调解好了，两村订立了村规民约，特别约定了两村如何用水、如何用水车浇灌田地。县衙解封了对张李二村水车的禁令，并拨出专款来修复水车。河水汨汨流进干涸的田地里，张李二村从此